

台州百匠探索 29



编席时,夏小金负责提箱和压箱,妻子负责用席添添草,两人配合默契。

本报通讯员庄向娟/文

路桥区桐屿街道春泽社区乡村记忆馆里,两台“席床”静静地躺在... 夏小金是桐屿街道草席编织技艺的传承人,今年67岁,其实10多年前,他就已经不再编织草席了。

种草伊始

织一张草席,得从种田说起。编织草席的原料主要有两样。一是络麻,用来制作席筋。路桥的络麻俗名水络麻,早些年还有人在种植。

夏小金说。如今,只有重要的客人来村里参观时,他才会被邀请到乡村记忆馆,现场表演草席编织技艺。可能螺洋和院桥那边,还有一两户在手工编织草席吧。”夏小金说。

柳叶



余喜华文/摄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是唐朝诗人贺知章的一首著名的诗《咏柳》。

有序,若百扇云集,摇动清风。到了太阳落山时,男人们又要踩着滚烫的地面收席草。一边收一边拿着一束束席草在地面上用力摔打,抖去草衣,这道工序就叫“拍草衣”。

机杼声响

秋后的农闲,是编织草席最繁忙的季节,村里家家户户天还没亮就开始操劳,“嗵嗵”的机杼声此起彼伏,直至深夜。全家动员,无论男女老少,都要为编织草席而忙碌起来。

夏小金说。一根席筋大概有10多斤重。夏小金说。接着,正式开始编织席子了。编席一般为两人一组,夫妻配合。

一经纬 一年一岁 这席草编织的技艺 是传承还是消散 流淌在心底 却难以成言语

夏小金:一席经纬

就穿到了草席的另一头,再把长的一根的尾部席草一起拉回来,如此重复操作,两根两根往上添,每添10根,再用席筋往下压一压。

片片席情

如今的大多数人,对于草席还有着鲜活的记忆。盛夏时节,在露天的坪场上、草地上,或者是大树下,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虫鸣入睡,是许多人儿时的记忆。

野菜记

严重到会刺痛。那时的农村,清凉油也是稀罕物,不是家家都备得起,一时手忙脚乱找不到,只好用清水冲洗后,再倒点米醋止痒。

适合对温差反映较大的老人和小孩。尤其是小孩在草席上尿湿后,席面会很快渗透干燥,小孩也不容易着凉感冒。

因此,炎炎夏日,草席曾经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。据《黄岩县志》和《路桥志略》的记载,清光绪年间,桐屿曾出现一位心灵手巧的“草席女”,她所编织的草席一度成为国之贡品。

夏小金说,那时候,光他们坐进村就能年产草席五六万张,再加上周边村子的产量,编织草席一度是桐屿最重要的产业之一。

“草席一开始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,年初由日杂公司发下席草,年末又由他们收回,一张1.2米宽草席分甲、乙、丙级,价格在二元二角左右,那时种田一天的‘工资’是8分,因此要种田好一点。”夏小金说。

后来,人们开始睡草席,睡牛皮席,有了空调之后,睡席梦思,现在又有了纸编的席子,草席已经越来越没人用了。”夏小金说。

手记

古诗云:“迢迢霜夜夜,蟋蟀鸣唧唧;独盖衣衫睡,忽然卧草席。”据《四明郡志》记载,早在唐代,江南草席已远销各地,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。

然而,天然的草席也有弱点,那就是容易生虫。每年夏天拿出来使用时,都要用滚烫的热毛巾将其擦拭一遍,再放到太阳底下晒得干透。

一草一席,编织的是手艺,记录的是民俗,传承的是文化。一经纬,一年一岁,这席草编织的技艺,是传承还是消散,流淌在心底,却难以成言语。

感谢路桥区桐屿街道提供图片。



台州话

「裳」字的方言音 和普通话读音 也谈裳「字轻声的来历

程和平/文

衣服,台州方言叫“衣裳”。“裳”跟“常”,在台州方言里同音。由于多字连读或情感需要,声调会有变化,但读音只有一个。

T=

普通话里,“裳”字的读音有点复杂。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“裳”有两个读音,一个是cháng,释义为:“古代指下身穿的衣服,类似现代的裙子(男女都能穿)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,“衣”字条的注释是“上曰衣,下曰裳”,“裳”字没有单独出条,附在“常”字条下。“常”的释义是“下裙也”。

在古代韵书《广韵》中,“裳”跟“常”“裳”“裳”等字同音,都是市羊切。“裳”读作cháng是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。轻声shang的来历,查阅以下文献资料大致可以了解。

其实不然。根据《校订国音字典·例言》曾对字典的注音作过的两点说明可知,“禅齐平阳”是旧韵书的读音,不表示《国音字典》中“裳”“常”应读的读音,列出旧韵书的读音只是指出读音的来源,表示新旧读音的传承关系,正确的读音当以注音字母为准。

T=

《国音字典》的shang音来源于北京话。王璞编著的北京话读音字典《京音字汇》(1913年):“裳,衣部,下裙也。本作常,俗音商。”

《语言自述集》(第二版1886年)的《音节点》里,“裳”既标注了shāng音,又标注了shàng音。标注shàng音的字还有“尚(另读shàng)”、“响(另读shǎng)”、“常(另读cháng)”、“嫦(另读cháng)”和“孩”。

根据古今音的对应关系,“裳”字折合北京话,有两种可能,即cháng和shàng。作个大概的推测,“裳”字的读音为cháng,口语中读shàng。这个推测有两条理由:一是古禅母在今天北京话里的声母有ch和sh两个可能,二是古浊音声母平声字按照规律对应的北京话是阳平。

T=

具体说说古诗文中“衣裳”的“裳”现在怎么读。第一,“衣裳”分别指上衣下裳时自然读cháng;如:子有衣裳,弗曳弗娄。(《诗经·唐风·山有枢》)

第二,“衣裳”在古诗文韵脚处时要读cháng(轻声不押韵)。如: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涕泪满衣裳。(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)

第三,“衣裳”泛指衣服,又不在韵脚处时,读音可灵活处理。重在表达口语效果时选择轻声shang,希望显示书面语效果的就按cháng来读。

当然,如果用方言来读古诗文就不会有这样的分歧了。